

第一编 总 论

第一节 概 述

阿拉伯文化源远流长。它发祥于阿拉伯半岛。公元 622 年伊斯兰教兴起后，随着阿拉伯穆斯林的开疆拓域和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阿拉伯大帝国的建立，中古灿烂辉煌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曾彪炳于世，在世界文化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连贯东西的作用。正如美国学者希提所说：“阿拉伯人所建立的，不仅是一个帝国，而且是一种文化。他们继承了在幼法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地中海东岸上盛极一时的古代文明，又吸收而且同化了希腊—罗马文化的主要特征。后来，他们把其中许多文化影响传到了中世纪的欧洲，遂唤醒了西方世界，而使欧洲走上了近代文艺复兴的道路。”^①

阿拉伯文学是阿拉伯人的文学。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地理范畴和不同的涵义：在伊斯兰教创立前和创立初

〔美〕希提《阿拉伯通史》(马坚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上册第2页。

期是指阿拉伯半岛居民的文学；此后是指阿拉伯帝国的文学；在近现代则是指阿拉伯世界各国的文学。

阿拉伯人属闪族（又称闪米特人）。多数学者认为阿拉伯半岛是闪族人的故乡。据历史学家考证，由于气候变化和其他原因，古代阿拉伯半岛的居民，每隔千年左右，周期性地向外迁徙一次。结果，移入埃及者与那里的含族人混合，与他们共同创建了古埃及—尼罗河文明；移入两河流域者则与苏美尔人混合，与他们共同创建了古巴比伦—两河流域文明。历史上的巴比伦人、亚述人、迦南人、腓尼基人、希伯来人、阿拉马人等与古代阿拉伯人皆为同祖同宗的闪族人。因此可以说阿拉伯文化、文学与世界最古老的埃及、巴比伦、希伯来文化、文学乃至曾受过古埃及、巴比伦等文化影响的古希腊、罗马文化、文学都有极其深远的渊源关系。

阿拉伯语言是闪语（闪米特语）的一种。这种语言有着精妙的根系派生的构词法，即通常由三个辅音字母构成一个词的“根”依照规律在这三个字母的头或中或尾加上不同的字母，并配上不同的元音（只有三个元音，每个元音又分长短两种），即派生出一系列意义相关的词，从而使阿拉伯语词汇极为丰富。又由于阿拉伯语构词规律性很强，通常又不能有两个辅音在一起连读，因而易于押韵，富有音乐感，有利于诗人和演说家创作铿锵和谐、悦耳动听、富于节奏、韵律的诗歌和演说辞。

阿拉伯文字是拼音文字，有 28 个辅音字母，从右至左书写约产生于 4 世纪，系由奈伯特文字嬗变而成。世界许多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或民族的文字采用了阿拉伯字母，如波斯文、乌尔都文、维吾尔文、原土耳其文等。阿拉伯文的硬笔书法自成一种绚丽多彩的艺术形式。

按照传统，阿拉伯文学一般以公元 19 世纪为界，分为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两大部分。

古代文学又大体分四个时期：

- (一) 贾希利叶时期 (475—622)：阿拉伯文学史一般是从伊斯兰教创立 (622 年) 前 150 年算起。这一时期称之为“贾希利叶(蒙昧)时期”。这是因为居住于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人在这一时期才逐渐有了统一的标准的阿拉伯语言和文字，并且臻完美而流传至今的最古老的阿拉伯文学作品，也属于那一时期。
- (二) 伊斯兰时期 (622—750)：这一时期一般又分为两个时期，即：(1) 伊斯兰初创时期 (622—661) 穆罕默德 (570—632) 实现了整个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化，完成了阿拉伯半岛的统一。穆罕默德死后由艾卜·伯克尔 (632—634)、欧麦尔 (634—644)、奥斯曼 (644—655)、阿里 (655—661) 先后继位，称四大哈里发 (意为“后继者”、“接班人”)。(2) 伍麦叶朝时期 (661—750)：公元 661 年，古莱氏部落、伍麦叶家族出身的穆阿威叶设计从阿里手中夺权，自称哈里发，并从此改政体为世袭帝制，遂名“伍麦叶朝”，迁都于大马士革。伍麦叶朝尚白色，我国古书称之为“白衣大食”。在这一时期，由于不断征战，开疆拓域，至公元 8 世纪上半叶，阿拉伯帝国最后形成。其疆域西起大西洋的比斯开湾，东至印度河和中国边境，跨有亚、非、欧三洲的土地。
- (三) 阿拔斯朝时期 (750—1258) 伍麦叶朝政治腐败，皇室内乱，人民起义此起彼伏。穆罕默德叔父阿拔斯的玄孙艾卜·阿拔斯趁机夺得政权，建阿拔斯王朝，因

尚黑色,中国史书称“黑衣大食”。帝国版图建立在多种文明的积淀上,统治者奉行文化“广采博收”、“择优而取”、思想自由、宗教宽松政策,故这一时期的阿拉伯文化、文学呈多元、多彩、繁荣、昌盛的状况。特别是在开国初的一百年间更是如此,被认为是阿拉伯文学的黄金时代。

- (四) 近古时期(1258—1798) 这段始于1258年旭烈兀占领巴格达,宣告阿拔斯朝灭亡,止于1798年拿破仑侵占开罗的近古时期,在阿拉伯文学史上又被称之为“衰替时期”。其间又可分为两个阶段:(1)公元1258—1517年,被称之为蒙古—马木鲁克时代;(2)1517—1798年,被称之为奥斯曼—土耳其时代。在异族统治下,当年灿烂辉煌、彪炳于世的阿拉伯文化、文学已变得黯然失色。

第二节

贾希利叶时期

诗 歌

阿拉伯民族是一个诗歌的民族。诗歌被认为是阿拉伯人的史册与文献。它像一面镜子,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阿拉伯民族的历史与社会现实。诗歌是阿拉伯文学,特别是阿拉伯古代文学的主要表现形式。

阿拉伯流传至今的最古老的诗歌可追溯至5世纪下半叶,当时的诗歌已显得成熟而完美。最初的诗歌产生于劳动、社会生活中,是人们在赶骆驼、打井、汲水、集会、饮酒、婚礼、战争、祭神、求雨……时吟唱的抒情诗。那时虽已有了书面文

字，但识字人很少，诗歌主要靠口耳相传。诗人在人们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地位，受到人们的尊崇。他们熟知本部族的历史、谱系、业绩，对敌对部族的成败、荣辱兴衰也了如指掌。诗人在党同戈异的部族之争中，是本部族的代言人；在战争中，他们似鼓号手，激励人们去战斗；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又是贤哲，启迪人生的真谛。通常一位名诗人都有一个称为“拉维”（ar-Rāwī 意为“传述人”）的人追随于左右。“拉维”的作用相当于诗人的秘书或录音机，诗人吟咏出的诗歌由他们背诵下来，再传播开来，传承下去。同时，“拉维”也在此过程中学习作诗，而逐渐成为诗人。

这一时期的诗多为“盖绥达”（al-Qasīdah）。这是阿拉伯传统长诗的形式，每首“盖绥达”应不少于 7 行或 10 行（每行称一个“贝特”——bayt，相当于中国古体诗的两句一联），一般在三、五十行左右，亦常有上百行乃至数百行的长诗。其格律很严谨：每首诗必须遵循 16 种格律中的一种，还要一韵到底。长诗往往包含几个内容：开始部分多为诗人驻足于荒漠中情人旧居遗址前，触景生情，回忆当年情恋、分别情景，描绘情人的倩影形象。阿拉伯古诗这种传统的起兴模式称为“纳西布”（an-Nasīb），相当于一首诗的序曲。“纳西布”之后往往是描状，描绘诗人的坐骑——或马或驼，或描述沙漠旅途中的种种景象。最后往往才是诗的主旨部分：或矜夸，或赞美，或恋情，或讽刺，或悼亡，或哲理……不一而足。

这一时期最著名的诗和诗人是《悬诗》及其作者。《悬诗》（al-Mu‘allaqāt）是贾希利叶时期 7 篇或 10 篇著名长诗的总称，被认为是这一时期诗作的精华和代表，从而被列入世界文学名著之列。《悬诗》的原意是“被挂着的”。名称由来其说不一。通常的说法是：当时各部落著名诗人惯于在一年一度的

欧卡兹集市上赛诗，人们把公认为最佳的作品用金水写在细亚麻布上，挂在克尔白神庙上，故亦称《金诗》。有人认为这些诗歌佳品因挂留于人们记忆中，得以流传，故而得名；亦有人认为它们珍贵得像一串串挂在美人颈下的珠宝项链，而有此称。黑格尔曾把《悬诗》称为“抒情而兼叙事的英雄诗集”。一般认为 7 篇《悬诗》的作者是乌姆鲁勒·盖斯(‘umr al-Qays 500—540)、塔拉法(Tarafah bn al-‘abd 543—569)、祖海尔(Zu-hayr Abū Sulmā 约 520—609)、安塔拉(‘antrah bn Shaddād 525—615)、阿穆鲁·本·库勒苏姆(‘amru bn Kulthūm ? —584)、哈雷斯·本·希里宰(al-Hārith bn Hillizah ? —570)和莱比德(Labīd bn Rabī‘ah 560—661)认为《悬诗》是 10 篇的则把祖卜雅尼(an-Nūbighah adh-Dhubayānī 535—604)、大艾阿沙(al-A‘shā al-Akbar 530—629)和阿比德·本·艾卜赖斯(‘abīd bn al-Abras? —554)也列为《悬诗》诗人。

被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称为“众诗人的旗手，也是率他们下地狱的领袖”的《悬诗》首席诗人是乌姆鲁勒·盖斯。其《悬诗》开头几句：“朋友们，请站住，陪我哭，同纪念，/忆情人，吊旧居，沙丘中，废墟前。/南风，北风吹来吹去如穿梭，/落沙却未能将她故居遗迹掩。/此地曾追欢，不堪回首忆当年，/如今遍地羚羊粪，粒粒好似胡椒丸……”在阿拉伯世界自古传诵至今，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其脍炙人口的程度颇似我国《诗经》的首篇《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中国人中人人耳熟能详的流传程度。诗中写出这位善于谈情说爱的浪荡王子浪漫的多角多元的爱情生活；也借景抒情，情景交融地写出了颇具特色的阿拉伯半岛荒漠的景物、风光。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婿、第四任哈里发阿里认

为盖斯的诗“词句洒脱而最准确，立意新奇而最优美”是人们公认的定评。

有些《悬诗》诗人是相互争斗的部落的代言人。如阿穆鲁·本·库勒苏姆与哈雷斯·本·希里宰就各自代表本部落在诗中唇枪舌剑，而这两个敌对的部落之间的战争竟长达 40 年之久。有的诗人如祖海尔却在他的《悬诗》中表达了人们厌恶长期的战争、要求和平的思想：“一旦你们挑起战端，就是严重的作孽，/ 那是挑逗起凶恶的狮子，是把火燃起；/ 战磨转动，将把你们碾成齏粉，/ 如多产的母驼连生灾难的子息……”诗歌最后是这位饱经沧桑、深谙时世的 80 岁老人对人生经验的总结，格言、警句妙语连珠：“谁行义而不沽名钓誉，会赢得更大荣誉，/ 谁慳吝而厚颜无耻，会被千夫所指。/ 谁富有而不肯对乡亲施仁义，/ 必将遭人谴责，被人唾弃。/ 谁讲信义，不会让人说三道四，/ 谁心安理得，讲话不会语无伦次。/ 谁怕死，也总难免一死，/ 那怕他登天梯逃上天去……”

这一时期除《悬诗》诗人外，还有一类“侠寇诗人”(as-Sa‘īk)也很著名，如塔阿巴塔·舍拉 (Ta’abbata Sharrā ? —530)、尚法拉 (ash-Shanfarū ? —525)、欧尔沃 (‘urwah bn al-Ward ? —596) 等。这些人往往一贫如洗，专以打家劫舍、拦路行抢为生。但他们大多是劫富济贫、行侠仗义的。他们的诗歌往往真实地描绘了当时下层贫民百姓啼饥号寒的穷苦生活，反映了他们对贫富悬殊、社会不公的强烈不满，对自由、平等和幸福社会的追求与向往，刻画出他们倔强、勇敢、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疾恶如仇的性格与感情。如尚法拉在其《阿拉伯人勒韵》的长诗中表达了他宁肯浪迹荒漠，与群兽为伍，也不愿与那些歧视他的本族人共同生活的决心：“我宁愿与豺狼虎豹为伍，/ 它们胜似你们这些亲朋。/ 它们对秘密会守口如瓶，/ 谁有

过失，它们也不会翻脸无情…… / 离开无情无义的人毫不足惜 / 他们不配善待 亲近也没有用 / 三者伴我足矣 / 雄心利剑、弯弓……”而欧尔沃·本·沃尔德则当富人讥笑他瘦时，他吟诗反击：“我有口粮大家分，/ 你有珍馐独自吞。/ 我瘦你肥岂可笑，/ 克己济贫是根本。/ 愿将我身分众人，/ 纵喝冷水亦甘心。”

在贾希利叶时期，由于严酷的自然条件、频仍的部落战争，诗人在他们的诗歌中很自然地反映出当时人们的价值观念 赞美与褒奖勇敢、慷慨、侠义、骄矜、忠诚守信…… 讽刺与贬斥怯懦、吝啬、自私、屈辱、背信弃义……除了前面提到的诗人诗作外，我们还可以从骑士诗人穆海勒希勒 (al-Muhalhil ? —531)、以慷慨好客著称的诗人哈帖姆 Hātimat-Ta'ī ? —605) 以及以诗中多哲理格言著称的诗人艾弗沃·奥迪 (al-Afwah al-Awdī ? —570)、穆赛吉布·阿卜迪 (al-Muthaqqib al-'abdī ? —587)、艾布·杜阿德·伊雅迪 Abū Du'ād al-'iyādī ? —560) 等人的诗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散 文

这一时期传世的散文不多。这是因为当时阿拉伯人多为文盲，一切作品都是口耳相传的口头文学。诗歌因为合辙、押韵，便于记忆，得以流传；而散文作品则往往不易被完整传述下来而保持原貌。流传下来的只有一些演说辞、箴言、成语、格言、卜辞和故事等。

这一时期部落之间争斗频仍，有时需要演说家大力夸耀本部落的功德和攻击敌对部落，以煽动复仇情绪，鼓舞士气；有时又要他们摇唇鼓舌，以便在部落间斡旋，讲和；演说家也往往是部落的贤哲，他们常在演说辞中彰善瘴恶，激浊扬清。

还有，半岛这时已传入基督教、犹太教等，教士们为传教而进行劝世、说教，也是一种演讲。一些人在临死前或子女婚嫁前，将自己在生活中积累的一些立身处世经验对后人进行嘱咐，这就是“箴言”。这些演说辞和箴言的特点是句子短而有力，音韵铿锵和谐易记，句子与句子间有时缺乏逻辑，而不相关联。文中嵌有很多格言、警句，亦有时插入部分诗句。

演说家中最有名的是古斯·本·沙伊戴（Quss bn Sā'idah? —600）。阿拉伯成语中有“雄辩胜于古斯”之说。据说，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曾听过并能传述他的部分演讲辞：“喂，人们听着，并牢记在心，活者会死去，死者会消逝，一切来者必将至。黑夜如漆，白昼静寂，天上有星宿。星星闪闪烁烁，大海扬波。高山巍然屹立，大地一望无际，江河奔流不息，地上有训喻。人们为什么一去不复返？他们是住在那里，心甘情愿？还是被抛弃在那里，永远长眠？伊雅德族的乡亲们：我们的父老和祖先到哪里去了？还有那些强大的法老，又到哪里去了？他们难道不比你们有更多的金钱？不比你们有更长的寿限？是岁月把他们碾成齏粉，扯得稀烂——用祸患，用灾难……。”

格言、警句常源于一些诗句和演说辞中，言简意赅，往往是从生活中提炼出的真知灼见、经验之谈，如：“口舌有时胜过干戈”；“最好的死是在剑影下”……成语则往往是来源于不同阶层的人，因此阿拉伯人称“成语是人民之声”。它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半岛生活、风土人情和价值观念，如：“射箭之前，先把箭囊装满”；由于惊恐，野驴也许会扑向狮子”……很多成语都源于一个典故，这一点颇似我国的许多成语。

阿拉伯人除喜爱诗歌外，也喜欢在夜晚聚在一起，天南地北地讲述各种故事。讲述最多的是被称为“阿拉伯人的日子”

(Ayyūm al-‘arab) 的战争故事。那时沙漠中的游牧人对历史日期的概念很模糊,往往以某次部落战争、战役记史,称“……日”。阿拉伯人的日子”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伊斯兰教前阿拉伯人的“大事记”。除“阿拉伯人的日子”外,当时人们还流传一些爱情故事、神话、传说、寓言和《圣经》中的人物故事等。值得注意的是由这些故事已可看出当时希腊—罗马、波斯、印度、埃及等民族以及基督教、犹太教、祆教等文化对阿拉伯文化、文学的影响。

第三节 伊斯兰时期

《古兰经》及散文

有的学者认为:“伊斯兰教的胜利,有几分是一种语言的胜利,特别是一部经典的胜利”^①。这里所说的经典就是《古兰经》(al-Qur’ān)。《古兰经》既是伊斯兰教具有绝对权威的根本经典,又是阿拉伯文学史上第一部成文的最有影响的散文著作。《古兰经》的内容包罗宏富,除伊斯兰教教义、教法外,还涉及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的问题。穆斯林认为,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古兰经》都是独树一帜、空前绝后、无与伦比、无法仿效的“奇迹”。它具有独特的文体,既不同于那种格律严谨、一韵到底、显得单调、呆板的诗歌;又不同于普通的毫无节奏和韵脚的散文。读起来抑扬顿挫、韵味十足,听起来铿锵和谐,非常悦耳,富有音乐感。经文在不同的场合,根据不同的需要,表现风格是变化多端

[美]希提《阿拉伯简史》(马坚译)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35页。

的：有时是严厉的警告，有时是委婉的劝诱。有严谨的教法，亦有优美的故事。作为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不仅在政治、宗教方面起到了统一阿拉伯民族，传播伊斯兰教等的绝对作用，而且对阿拉伯语言、文学乃至整个伊斯兰文化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巨大的作用。它使阿拉伯语得到统一和保存，被认为是阿拉伯文学修辞的典范；它的问世带动了伊斯兰—阿拉伯哲学、历史等学科的研究，促进了伊斯兰—阿拉伯文化的发展。

《圣训》(al-Hadīth) 是有关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录，其中也有涉及其门弟子言行的内容，这一点颇似我国古代经典名著《论语》。它是伊斯兰教阐述教义、规定教法和道德、伦理规范的重要依据之一，其权威性仅次于《古兰经》。《圣训》不仅是宗教典籍，同时也是一部在阿拉伯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的文学作品。它不仅阐述了早期伊斯兰教的宗教思想，而且也反映了当时阿拉伯半岛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风土人情等，是当时的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生动、具体的写照，是研究早期阿拉伯社会和伊斯兰教发展的宝贵文献。

除《古兰经》、《圣训》外，演讲辞在这一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是因为在伊斯兰教初创时期，要宣教，要辩论，要阐释教义、教法，要鼓动人们参加圣战，要解决各种政治问题，这一切都需要演讲。在伍麦叶朝，由于政治、宗教派系纷争不断，开疆拓域的征战频繁，对讲演的需要就更有增无减。阿拉伯人自古就能言善辩，有以口舌为武器、以话语取悦或取胜的传统，当时政教合一，聚礼、朝觐、宗教节日……这一切也都为演讲的繁荣、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和四大哈里发艾卜·伯克尔、欧默尔、奥斯曼、阿里都是著名

演说家。其中以阿里为最。他辩才无碍，出口成章，有很多的演讲辞传世。阿里演讲辞多是劝勉人们笃信伊斯兰教，不要迷恋尘世，激励他们为圣战而舍生取义。语句凝练、辞采动人，充满警句、格言。在伍麦叶朝时期，许多行政长官都是著名的演说家，演说成了他们施政的重要手段。其中最著名的是哈加吉·本·优素夫（al-Hajjāj bn Yūsuf 661—714）。他作过希贾兹、也门、叶麻麦地区的总督，后又任伊拉克总督。其演说辞充分体现了他强硬、专断、凶狠的性格，词句凝练，句式简短有力，像军鼓，像利箭，掷地有声，能抓住人心。如他在对库法居民的演讲辞中说道：“我做事干净、利索，不畏征途坎坷，一旦摘下蒙头巾，你们就会认识我！……凭真主起誓，伊拉克人！我看到一些脑袋瓜已经熟透了，该摘了！这些脑袋瓜是属于我的。我仿佛是在看着那些蒙头巾和胡须之间的鲜血……”

此外，这一时期由于疆域扩大，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公文往来增多，并在伍麦叶朝时先后设立了登录处与档案处，由此渐形成书牍文学。伊斯兰初期，这种公函及批文多简明扼要，朴实无华。至伍麦叶朝，特别是后期，书牍文学在外来文化影响下，日渐重视修辞、藻饰。至阿卜杜·哈米德（ʿabd al-Hamīd al-Kūtib ? —750）时达顶峰。

阿卜杜·哈米德深受波斯、希腊文化影响，又有较深的阿拉伯诗文功底，故在阿拉伯散文方面独树一帜。其书牍文学的特点是：文章讲究起承转合，逻辑性强，层次分明，脉络清楚，字斟句酌，讲究修辞，善用排比、反复、铺陈等手段，使文章写得清新典雅、壮丽旷达，句子简短、明快，读起来铿锵和谐、朗朗上口，富有韵味，又自然流畅、通俗易懂。如在一篇《论文书》的文章中，他在论述文书的重要性时，写道：

“由于你们 哈里发帝国才会诸事秩序井然 充分发挥它的优点。由于你们谏议忠言，真主会让君主对人们实现德政，使他们的国家繁荣、昌盛。王国不能没有你们，少了你们万万不行。你们对于王国来说，犹如他们的耳朵 他们借以倾听 犹如他们的眼睛 他们借以看清 犹如他们的双手，他们借以施展威风……”

阿拉伯文学史上素有“文章写作始自阿卜杜·哈米德”之说，足见其文学地位。

诗 歌

伊斯兰教初创时期，诗坛一度显得有些沉寂，只有一些为先知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歌功颂德以及为伊斯兰圣战鼓吹的“宗教诗”和“征战诗”。代表诗人有哈萨尼·本·沙比特(Hassān bn Thābit 约 563—约 674)、凯耳卜(Ka‘b bn Zuhayr ? —662)、艾布·祖艾布·胡宰里(Abū Dhu‘ayb al-Hudhālī ? —648)、艾布·米哈坚(Abū Mihjan ? —650)等。还有很多诗人早在贾希利叶时期就已成名称“跨代诗人”。其中最著名的是侯忒艾(al-Huṭay‘ah ? —679)和女诗人韩莎(al-Khansā‘575—664)。侯忒艾是《悬诗》诗人祖海尔的传述人 以讽刺诗著称 韩莎多为悼念其战死于部落战争中的兄弟沙赫尔而作。

哈萨尼·本·沙比特追随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以诗歌为武器，反击那些以古莱氏族某些权贵为首的非难和迫害穆罕默德的政敌与诗人，歌颂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吉卜利勒是真主的代言人，/ 是无与伦比的神圣的灵魂。/ 真主说：‘我把一个仆人派到了人间，/ 宣扬真理 是我的化身。/ 你们要起

来相信他！’ / 你们却竟敢说：‘我们不愿相信！’他被称为“辅士诗人”、“先知诗人”。穆罕默德对他大为赏识，曾说：“乌姆鲁勒·盖斯是火狱中诗人的旗手，哈萨尼·本·沙比特却领着诗人进天堂。”

凯耳卜是著名《悬诗》诗人祖海尔之子。他曾写诗攻击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致使穆罕默德下令对他可以格杀勿论。诗人闻讯后，设法亲谒穆罕默德，并当场赋诗，向穆罕默德致歉并对他及圣门弟子表示赞颂。穆罕默德颇受感动。据说，当诗人吟道：“先知是光 普照世间人寰，/ 先知是剑 真主出鞘的宝剑……”一句时，穆罕默德竟赞赏地脱下斗篷赐予他，故这首诗又称《斗篷颂》。

如果说在伊斯兰初期诗坛曾一度显得有些沉寂、萧条的话，那么在伍麦叶朝，则又恢复了喧腾、繁荣的局面，出现了大量的政治诗和情诗。

在这一时期，随着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发展，形成了许多政治与宗教派别，反映在诗坛上，就产生了政治诗。诗人实际上成了各派的发言人，利用诗歌的形式阐述本派的主张，进行斗争。代表“什叶派”的诗人有库迈伊特（*al-Kumayt* 679—743）、库赛伊尔（*Kuthayyir 'izzah* ? —723）；代表“哈瓦立及派”的诗人有伊姆兰·本·希坦（*'imrān bn Hittān* ? —703）、忒利马哈（*at-Tirimmāh bn Hakim* ? —723）代表“祖拜里派”的诗人则有伊本·盖斯·鲁盖雅特（*Ibn Qays ar-Ruqayyāt* ? —694）等。

伍麦叶朝的统治者为维护并巩固自己的统治，实际上纵容、鼓励诗人们相互舌战，并以优厚的俸禄、奖赏去笼络、收买一些诗人为伍麦叶人政权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并替他们歌功颂德。在这种奖掖下，“对驳诗”（*an-naqā'id*）兴盛起来。“对